

江南園林志

童 寓 著

中國園林在世界園林中有其獨特的風格，有高度的藝術造詣，而江南園林更會萃了我國園林的菁華。本書作者在抗日戰爭以前，曾遍訪江南園林，以其多年實地考查和研究心得，於一九三七年寫成本書。

本書內容包括文字和圖片兩部分。文字部分分造園、假山、沿革、現況、雜識五章：從泛論我國傳統的造園技術和藝術的一般原則入手，有重點地介紹了江南地方蘇、揚、滬、寧、杭、嘉一帶著名園林的結構特點、歷史沿革、興衰演變過程及當時（一九三七年）的概況；間有品評和議論，寄託了作者當時的思想感情和藝術觀點。文中引用我國有關園林方面的志乘、野史、筆記、叢談等文史資料亦頗豐富。圖片部分包括版畫、照片、平面圖等共二百八十餘幀，多係實地攝影或測繪。文字圖相，互相補充，讀者對照觀摩，不僅可熟悉江南園林，對進一步研究我國園林的基本特徵及其發展規律亦頗有幫助。

本書係一九三七年著作，現仍可供園林設計、園林科學研究人員參考；對從事建築理論及建築歷史科學研究的工作人員，以及高等院校有關專業師生，也有參考價值。

目錄

序·····	劉敦楨 一
著者原序·····	三
文獻舉略·····	五
造園·····	七
假山·····	一五
沿革·····	二
現況·····	二八
雜識·····	四一

序

對日抗戰前，章鶴先生以工作餘暇，遍訪江南園林，目覩舊蹟凋零，與乎富商巨賈恣意興作，慮傳統藝術行有漸滅之虞，發憤而爲此書。一九三七年夏，由余介紹交中國營造學社刊行。乃排印方始而蘆溝橋戰事突發，學社倉卒南遷，此書原稿與社中其他資料，寄存於天津麥加利銀行倉庫內。翌年夏，天津大水，寄存諸物悉沒洪流中。社長朱啓鈐先生以老病之軀，躬自收拾叢殘，並於一九四〇年攜原稿歸還著者，而文字圖片已模糊難辨矣。一九五三年中國建築研究室成立，苦文獻殘缺，各地修整舊園，亦感戰事摧殘，缺乏證物，因促著者於水漬蟲殘之餘，重新謄錄付印。其經過可謂歷盡波瀾曲折，而余身預其事，前後二十餘載，自有不能已於言者。余惟我國園林，大都出乎文人、畫家與匠工之合作，其布局以不對稱爲根本原則，故廳堂亭榭能與山池樹石融爲一體，成爲世界上自然風景式園林之巨擘。其佳者善於因地制宜，師法自然，並吸取傳統繪畫與園林手法之優點，自出機杼，創造各種新意境，使游者如觀黃公望富陽江畫卷，佳山妙水，層出不窮，爲之悠然神往。而拙劣者故爲盤曲迂迴，或力求入畫，人爲之美，反損其自然之趣。其尤劣者以華麗堆砌相競尚，甚至池求其方，岸求其直，亭榭務求其左右對峙，山石花木如雁行，如鵠立，羅列道旁，幾何不令人興瑕勝於瑜之嘆。苟無人起而糾

謬正誤，將何以繼往開來，闡揚二千年來我國園林藝術之優良傳統。著者以建築師而嫻六法，好吟咏，游履所至，瀏覽名園舊蹟，自造園境界進而推論詩文書畫與當時園林之關係，而以自然雅潔爲極致；其於品評優劣，亦以此爲歸依。又以園林設計，因地因時，貴無拘泥，一落筌蹄，便難自拔，故於書中圖相，往往不予剖析，俾讀者會心於牝牡驪黃以外。於以見所入深而所取約，重乎自成一家之言，而又懺懺然唯恐有損自由研討，此正有裨於今日學術上求同存異之爭鳴。乃著者謙光自抑，謂僅蒐集文獻供游觀之助，其然豈其然乎。至若解放以來，各地園林起墜興廢，不遺餘力；而新建之園，數量規模均迥出昔日私家園林之上，且能推陳出新，使我國園林藝術有如百花怒放。以今觀昔，隔世之感，不期油然而生，豈僅著者一人引爲欣慰而已耶。

一九六二年四月劉敦楨識於南京工學院

著者原序

吾國凡有富宦大賈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園林之所會萃，而其多半精華，實聚於江南一隅。本篇所舉各例，皆處江浙交通便利之地，著者旅行所經，遇有佳構，輒製圖攝影。惟所繪平面圖，並非準確測量，不過約略尺寸。蓋園林排當，不拘泥於法式，而富有生機與彈性，非必衡以繩墨也。

造園之藝，已隨其他國粹漸歸淘汰。自水泥推廣，而鋪地疊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葉，不入裝折。自公園風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加以市政更張，地產增價，交通日繁，世變益亟。蓋清咸、同以後，東南園林久未恢復之元氣，至是而有根本滅絕之虞。如南京劉園，地接雨花臺，近因修築鐵路，已夷為平地，並前之斷垣枯樹涸池而不可尋。其他委於荒烟蔓草中者，亦觸目皆是。天然人爲之摧殘，實無時不促園林之壽命矣。

自李文叔以來，記園林者，除趙之璧平山堂圖志、李斗揚州畫舫錄等書外，多重文字而忽圖畫。近人間有攝影介紹，而獨少研究園林之平面布置者。昔人繪圖，經營位置，全重主觀。謂之爲園林，無寧稱爲山水畫。抑園林妙處，亦決非一幅平面圖所能詳盡。蓋樓臺高下，花木掩映，均有賴於透視。若撥山則雖峯巒可畫，而路徑盤環，

洞壑曲折，遊者迷途，摹描無術，自非身臨其境，不足以窮其妙矣。

門窗牆垣鋪地，園冶圖式甚多。數百年來，遺規漸改。今昔相證，繁質懸殊。間有二相同者，餘多計成所棄也。

吾國舊式園林，有減無增。著者每入名園，低回歎歎，忘飢永日，不勝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吾人當其衰末之期，惟有愛護一草一椽，庶勿使爲時代狂瀾，一朝盡捲以去也。

一九三七年春

著者識於上海寄廬

文獻舉略

三輔黃圖

班固漢書

孫盛魏春秋

南齊書

東昏本紀

劉義慶世說新語

孔平仲續世說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張舜民畫墁錄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沈括夢溪筆談

葉夢得石林燕語

葉夢得避暑錄話

袁駿楓窗小牘

魏泰東軒筆錄

吳炯五總志

惠洪冷齋夜話

周輝清

波雜志

吳自牧夢梁錄

周密癸辛雜識

周密齊東野語

周密湖山勝概

周密吳興園林記

龐元英文昌雜錄

王世貞（元美）遊金陵諸園記

婁東園林志

林有麟素園石譜

周漫士金

陵瑣事

文震亨長物志

計成園冶

李漁閒情偶寄（即笠翁偶集，一家言）

谷應泰博物要覽

趙之璧平山堂圖志

李斗揚州畫舫錄

沈復浮生六記

錢泳履園叢話

陳貽絃金陵園墅志

造園

自來造園之役，雖全局或由主人規劃，而實際操作者，則爲山匠梓人，不着一字，其技未傳。明末計成著園冶一書，現身說法，獨闢一蹊，爲吾國造園學中唯一文獻，斯藝乃賴以發揚。造園一事，見于他書者，如癸辛雜識、笠翁偶集、浮生六記、履園叢話等，類皆斷錦孤雲，不成系統。且除李笠翁爲眞通其技之人，率皆嗜好使然，發爲議論，非本自身之經驗。能詩能畫能文，而又能園者，固不自計成始。樂天之草堂，右丞之輞川，雲林之清閼，目營心匠，皆不待假手他人者也。與計成同時之造園學家，則有明遺臣朱舜水。舜水當易代之際，逃日乞師，其志未遂。今東京後樂園，猶存朱氏之經營。明之朱三松、清初張南垣父子、釋道濟、王石谷、戈裕良等人，類皆丘壑在胸，借成衆手，惜未筆於書耳。

園之布局，雖變幻無盡，而其最簡單需要，實全含於「園」字之內。今將「園」字圖解之：「口」者圍牆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爲池。「水」在前似石似樹。日本「寢殿造」庭園，屋宇之前爲池，池前爲山，其旨與此正似。園之大者，積多數庭院而成，其一庭一院，又各爲一「園」字也。

園之妙處，在虛實互映，大小對比，高下相稱。浮生六記所謂：「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也。」錢梅溪論造園云：「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見履園叢話）

蓋爲園有三境界，評定其難易高下，亦以此次第焉。第一、疏密得宜；第二、曲折盡致；第三、眼前對景。試以蘇州拙政園爲喻。園周及入門處，迴廊曲橋，緊而不擠。遠香堂北，山池開朗，

展高下之姿，兼屏障之勢。疏中有密，密中有疏，弛張啓闔，兩得其宜，卽第一境界也。然布置疏密，忌排偶而貴活變，此紆迴曲折之必不可少也。放翁詩：「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側看成峯，橫看成嶺，山迴路轉，竹徑通幽，眼前對景，應接不暇，乃不覺而步入第三境界矣。斯園亭榭安排，於疏密、曲折、對景三者，由一境界入另一境界，可望可卽，斜正參差，升堂入室，漸漸提高，左顧右盼，含蓄不盡。其經營位置，引人入勝，可謂無毫髮遺憾者矣。

日本造園家小堀遠州嘗謂庭園以深遠不盡爲極品，切忌一覽無餘。此在中國園林，尤爲一定不易之律。園治論「相地」，凡山林江湖、邨莊郊野、城市傍宅，莫不可以爲園。園建於平地者多。間有

因山爲園者，其起伏轉折，更爲有趣。如范成大居越城因山爲亭榭。李笠翁緣雲居山構屋，稱爲層

園。袁枚隨園，及現存之惠山雲起樓，亦依山爲高下者也。

或有平地限於廣狹，用重臺疊館之法。進退盤折，多至數層。沈復所述皖城王氏園，卽其例也。

浮生六記：

「其地長於東西，短於南北。蓋北緊背城，南則臨湖故也。既限於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臺疊館之法。重臺者，屋上作月臺爲庭院，疊石栽花於上，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蓋上疊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卽下虛，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疊館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臺，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漏洩，竟莫測其何虛何實……，面對南湖，目無所阻。」

此種做法，以人力勝天然。既省地位，又助眺望，可謂奪天工矣。又有所謂借景者，大抵郊野之園能之。山光雲樹，帆影浮圖，皆可入畫。或納入窗牖，或望自亭臺。木瀆羨園之危亭敞牖，

玩靈巖於咫尺。無錫寄暢園有錫山龍光寺塔，高懸檐際（圖88），皆借景之佳例。或有由一園高處，而能將鄰園一望無遺。昔蘇州徐園，盡覽南園之勝。斯非借景，真可謂劫景矣。

造園掘土，低者成池，高者爲山，自然之勢。故園林無水者，蓋不多見。有水而魚蓮生其中，舟梁渡其上，舫榭依其涯。惟汪洋巨浸，反足爲累。李格非論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如南潯數園，大而多水，有一覽無餘之憾。常熟虛郭居，幽邃不足，蓋亦地曠而池寬也。

造園要素：一爲花木池魚；二爲屋宇；三爲疊石。花木池魚，自然者也。屋宇，人爲者也。一屬活動，一有規律。調劑於二者之間，則爲疊石。石雖固定而具自然之形，雖天生而賴堆鑿之巧，蓋半天然、半人工之物也。吾國園林，無論大小，幾莫不有石。李格非記洛陽名園，獨未言石，似足爲洛陽在北宋無疊山之證。王世貞亦謂「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柏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

疊石爲峯嶺者可推也。」（見遊金陵諸園記序）。然據洛陽伽藍記所載，洛在北魏，已早具疊山規模矣。疊山爲吾國獨有之藝術，於「假山」章中詳述之。記稱紀元前一世紀，羅馬名人西西洛酷愛其園中之石，諒不過天然岩石，偃臥原地。今意大利之名園，猶間有岩石，花草生於石隙，但無堆鑿作峰形者。英國岩石園，亦與此無異。惟其以磚砌洞，外敷鬆石，象徵巖穴者，有時幾可亂真。日本庭園之石，多零塊散處，稱爲「捨石」。或連組成陣，具含隱義。巨石成堆者，則象徵枯山水。但他國園石，類不違就地取材之旨，與吾國湖石山迥異也。

園林之勝，言者樂道亭台，以草木名者蓋鮮。三卷園冶無花木專篇，足見計成之「不知爲不知」也。自來文人爲記，每詳於山池樓閣，而略於花叢樹蔭，獨洛陽名園記描寫花木，不厭其繁。如洛

陽天王府花園子，有牡丹數十萬本。揚州芍園花田，廣至數畝。然天王府仍有池亭，芍園亦有長廊舫屋，所以爲園者，非止栽花已也。洛陽名園記所載，木有栢、松、桐、梓、檜、柏之屬，兼有竹、葛及籐，花則至千種。記又述李氏仁豐園云：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它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土產無異。故洛中國園花木，有至千種者。」

按三輔黃圖載武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是花木之種，漢已早備。

平山堂圖志所載揚州各園，花有桂、梅、玉蘭、繡球，樹有櫻櫚、榆、梔、柳等。而篠園芍田，廣可百畝。圖志又云：

「揚州芍藥甲天下。載在舊譜者，多至三十九種。年來不常厥品，雙歧並萼，攢三聚四，皆舊譜所未有，故稱花瑞焉。」

揚州畫舫錄：

「湖上園亭，皆有花園，爲蒔花之地。桃花庵花園在大門大殿階下。養花人謂之花匠。蒔養盆景，蓄短松、矮楊、杉、柏、梅、柳之屬。海桐、黃楊、虎刺以小爲最。花則月季、叢菊爲最。冬於暖室烘出芍藥、牡丹，以備正月園亭之用。」

園林無花木則無生氣。蓋四時之景不同，欣賞遊觀，怡情育物，多有賴於東籬庭砌，三徑盆盎，俾自春迄冬，常有不謝之花也。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卽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每日有花，真近於理想者，惟事實上只公園與公署有專人供澆培鋤刷

之役，私人園林，尤其主人偶然一至者，當使維持工作減至最少限度。否則如文震亨長物志所云：「弄花一歲，看花十日」，勿乃苦樂不均耶？徐日久東吳伯霖云：

「園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欲人奉承，若高自鼎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堤外夾道長楊，更翼以蘆葦，外周菜黍。前有三道菊畦，雜置萼麻玉膏梁，長如青黛。」

此法多任自然，不賴人工，固不必倚異卉名花，與人爭勝，只須「三春花柳天裁藝」耳。

吾國自古花木之書，或主通經，或詳療治。爾雅及本草綱目，其著者也。他若旨在農桑，詞關風月，則去造園漸遠。唐賈耽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宋范成大有菊譜、梅譜；歐陽修有洛陽牡丹記；趙時庚有金漳蘭譜；王貴學有王氏蘭譜；王觀有芍藥譜；陳思有海棠譜。明王象晉鐫羣芳譜，

清初增爲廣羣芳譜。惜王譜於栽培之道，語焉不詳。明末王路又纂修花史。乾隆間，陳淏子輯花鏡一書。園林主人之喜觀而不善植者，此一助也。嘉慶間，查彬輯采芳隨筆，詳考花木果蔬。道光

間，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考，亦涉及觀賞。清末許衍灼編花卉圖說，首言栽種，次按花開季節列約百

五十種，最後兼及花之功用，實玩賞而關心經濟者也。惟各書或缺圖解，互異其說，讀者不易名實對證。加以海通以後，舶來異種，時有增加，是有賴於今之治植物學者，加以科學整理矣。

園林興造，高臺大榭，轉瞬可成，喬木參天，輒需時日。苟非舊園改葺，則屋宇蒼古，綠蔭掩映，均不可立期。計成所謂「新築易乎開基，祇可栽楊移竹；舊園妙於翻造，自然古木繁花」，此也。陳眉公論園，亦曰：「老樹難。」

園林雖廳榭相望，然多資遊賞，而不供起居。園內亦有劃一角爲居停者，其體式自稍有別。若江

寧隨園，則子才終年所寓，至有暖閣之製。今則住宅有採西式者，殊爲不倫。通例宅園遠隔，主人偶爾涉足，甚則一生不至。洛陽名園記稱趙韓王園以扇輪爲常者是也。香山詩：「今日園林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會到，祇當畫圖看。」看園似看畫，是遊於園之外矣。蓋惟超然園外，始益見畫圖之美。然園中建築物，每因此偏重局勢外觀，忽略其內部組織。高閣無梯，或有梯而不利登降，皆爲常事。古時，其梯竟可撤焉。如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所云：「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他如曲橋無檻，徑必羊腸，廊必九迴。不求便捷，忽視安全，皆入畫一念有以致之也。

吾國園林，名義上雖有祠園、墓園、寺園、私園之別，又或屬於會館，或傍於衙署，或附於書院，惟其布局構造，並不因之而異。僅有大小之差，初無體式之殊。間有設高堂正廳者，亦不足爲規則式之特徵。對稱布置，則除官室廟宇而外，徵之園林，絕無僅有。明末袁小修記燕京李園（即清華園），「奇花美石，分行作隊」，識其少自然之趣，有似拉丁作風，殊非吾國園林體制。至若日本之有茶庭、平庭、築山各式，式又常區別爲眞、行、草三體；中國一園之內，則兼各式各體而有之也。

園林屋宇，方之宮殿廟堂，實爲富有自由性之結構。數千年來，吾國官民營造，歷朝更張，布置豐殺，代有不同，木作石工，由簡變繁。惟園林亭榭，可以隨意安排，結構亦不拘定式，雖廳堂亦不常用拱。即帝王之離宮別館，亦有如樂天之不施丹白，純效文人之園。宋徽宗經營艮嶽，僞託隱逸，崇尚山林竹石，美之曰取人棄物。宮室變爲邸居，禽獸號於秋夜，識者以爲不祥。續資治通鑑：「帝……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自宋而後，江南園林之樸雅作風，已隨花石而北矣。蓋除受氣候、材料、取景及地形限制外，無任何拘束。布置既無定格，建築物又盡伸縮變幻之

能事。如亭自一柱起（圖10），有三角（圖58）、方形、梅花（圖44）、五角、六角、八角、十字、圓形、扇形（圖15）、套圓、套方（圖11）各種。園治所列屋宇，亭以外有門樓、堂、齋、室、房、館、樓臺、閣、榭、軒、卷、广、廊等，獨未及「舫」。「舫」者，形與舟類，築於水濱，往往一部高起，有若樓船，爲園林中最富興趣之建築物，或稱爲舸，亦曰不繫舟（圖8, 94, 96）。

廳堂平頂，古稱天花。計成謂之「仰塵」，李笠翁謂之「頂格」。其不露望磚木椽者，覆以板紙。李氏嫌其呆笨，乃以頂格作斗笠之形，四面皆下，獨高其中（見一家言）。今此例之最佳者，當推南潯小蓮莊中之靜香詩塢（圖230）。

門窗爲屋宇之點睛，推陳出新，繁簡不一。園冶裝折各式，均由柳條遞演至井字雜花，變化至今，難違斯例。李笠翁謂窗櫺以明透爲先，堅而後論工拙。窗櫺密度，按明瓦大小排定，寬約三寸一格，長度則視櫺條堅固程度伸縮。門之最簡者，爲長方入角，規則者由圓形至多邊，不規則者有瓶、葉、花瓣及如意等形。雕鏤、鉤畫，不如簡潔爲尙也。

廊爲聯絡各建築物之用，使成一氣。廊、橋、欄、徑，皆如文章中用虛字，有連貫作用。迴廊古多直角，計成喜用「之」字。廊之升降者，階級分段，廊檻及瓦頂高下作數步，或成斜坡。

牆則吾國園林不可或少。間有因山而構，難於設垣，如清初江甯隨園是也。園之四周，既築高牆，園內各部，亦多以牆劃分。江南園林，多白粉牆。一家言、紅樓夢、揚州畫舫錄所云之虎皮牆，江浙殆不多見。白粉牆多漏明，即李笠翁所稱之「女牆」也。或作磚洞，或以瓦砌，式樣變幻，殆無窮盡，各園不同，一園中亦少重複。最普通者爲迴文萬字，自明已然，計成所不取也。李氏謂嵌花露孔，須擇其至穩極固者爲之，「不則一磚偶動，全壁皆傾」，危險孰甚！或有四周用規則花紋，而

中心加嵌自然形，如花枝、瓶、籃之類。或純用曲綫，以蘇州滄浪亭各牆洞爲最佳（圖168）。其牆洞外廓，亦以自然形表之。此種做法，任意馳放，不受制於規律，深合園林體制。牆中亦有嵌磚刻人物而不漏明，雖刻工精細，終欠雅緻。又有鑲琉璃竹節或花磚者，亦難免俗。牆頂則變化亦多，長牆每做起伏頂，以瓦爲鱗，有似飛龍。惟真做鱗脊而加首尾，則計成所謂「雕鏤花鳥仙獸不可用」者也。粉牆有時忽斷，而疊石成壁續之，令人驚歎其意匠之奇（圖157）。粉牆潔白，不特與綠蔭及漆飾相輝映，且竹石投影其上，立成佳幅。光線作用，不止此也。漏明牆洞例深三寸至六寸，其正面之花紋，實賴側面之深度而益醒目。且往往同一漏窗，徒以日光轉移，其形狀竟判若兩物，尤增意外趣矣（圖187、188）。

園林大抵以灰磚及碎石鋪地。以磚爲骨，以石填心，不加灰漿。碎石間作深淺色。蘇州西園大門前十字花紋地（圖237），顏色式樣，獨具匠心。留園、獅子林鋪地，參用鶴、鹿、蓮、魚諸形，亦有精者。磚砌一般作人字紋（圖208）；碎石最簡便者有冰片式，稍複雜者有八方式，套六方式，海棠式（圖244、253、245、232）。園林邀人鑑賞處，專在用平淡無奇之物，造成佳境；竹頭木屑，在人善用而已。鋪地磚石，加以分析，不過瓦礫。然形狀顏色，變幻無窮，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有以碎瓷擺成魚鱗蓮瓣，則尤廢物利用之佳例。李笠翁所謂「牛溲馬勃入藥籠，用之得宜，其價值反在參苓之上」也。

假山

漢武帝於太液池中，建蓬萊、方丈、瀛洲三山，蓋土築也。漢書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洛陽伽藍記稱梁冀於洛陽城外造土山魚池。自孔氏一簣之喻，以迄漢末，積土爲山，由來甚久。疊石爲假山，志乘可考者，亦始自漢。三輔黃圖：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

六朝疊石之藝，漸趨精巧。北魏張倫，造景陽山。洛陽伽藍記：

「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嶽峯相屬，深谿洞壑，遷逶連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

綜上所述，景陽宛然今日吳中獅子林也。顧愷之所畫女史箴中山水，已具高下曲折之勢。時距

愷之後百五十年，兩晉風流，由宗炳之方寸崑閬，化爲展子虔之咫尺千里。士夫胸中丘壑，篤好林

藪，泉石膏肓，至唐更甚。李德裕營平泉莊，自爲記云：「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又得江

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牛僧孺置墅營第，與石爲伍。白居易爲作太湖石記志其事。記云：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稽中散嗜琴，靖節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言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

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遊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聚族，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鉤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景雲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眞官吏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棱銳削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跽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闢。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瞪，若欲雲歎雷，巖巖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消影麗之日，巖巖隱隱，若拂嵐撲黛，藹藹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觀續簇縮，盡在中。百仞一掌，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疊石與亭池臺榭，同爲園林之一部，本冥頑不靈之物。奇章之嗜石，不以其可遊，而以其可伍，是以生命與石矣。降及北宋，米元章至呼石爲兄，驚而下拜，是石又並人格而有之矣。梁谿漫志：

「米元章守濡須，聞有怪石在河壩，莫知其所自來。人以爲異。公命移至州治，爲燕遊之玩。石至而驚，遽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爲罪，坐是罷去。」

帝王愛石成癖者，莫過於宋徽宗。癸辛雜識：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嶽，始興大役。連爐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識。」

「艮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虞。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巖，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滑。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虞。此法甚奇，前所未聞也。」

艮嶽在今開封鐵塔附近。湖石之當時未及啓運赴汴者，則遺於江南各地。靖康元年，金人圍汴，詔毀艮嶽爲礮石，現猶有湖石一二散處城中云。

自宋以來，私園以疊石著者，首推吳興葉少蘊園。居卞山之陽，萬石環之，名石林。吳興園林記

稱其「在雪最古，今不復存。」萬石非人力所能盡致，蓋多因山有而經營之耳。正如五總志所云：「葉少蘊既辭政路，結屋雪川山中。凡山中有石隱於土者，皆穿剔表出之。久之，一山皆玲瓏空洞，日挾策其間，自號石林山人。」

吳中衛清叔園，假山最大。吳興俞子清園，假山最奇。癸辛雜識：

「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生平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今皆爲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元末僧維則疊石吳中，盤環曲折，登降不遑，丘壑婉轉，迷似迴文，迄今爲大規模假山之僅存者，卽獅子林也。重修獅子林勅名畫禪寺記：「在昔元至正間，有大德天如禪師，得法於天目獅子巖幻住和尚，已而駐錫於蘇之東城。疊石爲山，名獅子林，識法源也。」畫禪寺碑記：「郡城東獅子林古刹，元高僧維則所建。則性嗜奇，蓄湖石多作狻猊狀。寺有臥雲室、立雪堂。前列奇峯怪石，突兀嵌空，俯仰萬變。」揚州畫舫錄稱獅子林乃維則延朱德潤、趙元善、倪元鎮、徐幼文共商所疊。

清初揚州園林，盛極一時。其以疊山稱者，有余元甲萬石園，出僧石濤手。仇好石作宣石山，董道士作九獅山。汪氏南園，置太湖石九，號稱九峯園。揚州畫舫錄：

「揚州以名園勝，名園以疊石勝。余氏萬石園出道濤手。……若近今仇好石疊怡性堂宣石山，淮安董道士疊九獅山。」

「歙縣汪氏得九蓮菴地建別墅曰南園。……得太湖石九於江南。大者逾丈，小者及尋。……以二峯置海桐書屋，二峯置澄空宇，一峯置一片南湖，三峯置玉玲瓏館，一峯置雨花菴屋角。」

九峯園爲高宗南巡時賜名，遺址在江都城西南角外，現止餘硯池積水而已。

有清初葉，李笠翁疊山北京。張南垣則以此技聞於東南，其四子於康熙間繼其業。南垣所爲山，以土作岡，點綴數石，全體飛動，蒼然不羣。吳梅邨張南垣傳：

「……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峯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陀，版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蒼置其間，緣以短垣，竊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累累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檻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豁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

以土代石之法，李笠翁亦善爲之。其所著一家言，謂此法既減人工，又省物力，且便於種樹，與石混然一色，所謂混假山於真山之中也。

戈裕良疊石之藝，遠勝前人。專能夠帶大小石如造環橋，與真洞壑不少差，不可謂非疊山術之革命。山石堆疊之法，配搭用鐵鉤，接密用米漿和石灰。

戈常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計成園治論掇山，亦云合湊收頂。加條石替之，千古不朽。是條石覆洞，至明末仍爲準繩。獅林各洞，壁雖玲瓏，其頂則平。戈所作洞，頂壁一氣，成爲穹形。然二者目的，均趨寫實。若南垣之牆外奇峯，斷谷數石，則專重寫意。可云獅林僅得其形，戈得其骨，而張得其神矣。

疊山自昔近地取石。如北魏茹脩爲山，採北邙及南山佳石，卽其一例。獨艮嶽花石綱運自浙中，舳艫千里，沿於淮、汴。後人疊峯，遂競尙湖石，至明、清之際而益風靡，計成、張南垣皆力詆之。園冶謂「世之好事，慕聞虛名，鑽求舊石。某名園、某峯石、某名人題詠、某代傳至於今，斯真太湖石也。今廢，欲待價而沽，不惜多金，售爲古玩還可。又有惟聞舊石重價買者。」梅邨張南垣傳有云：

「……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闕，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
物之累人，可想見已。

眞太湖石出自西洞庭，並不多見，普通所謂太湖石，非來自太湖中島嶼者也。
揚州畫舫錄：

「石工張南山嘗謂澄空宇二峯爲眞太湖石。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浪激波滌年久，孔穴自生。因在水中，殊難運致。……若郡城所來太湖石，多取之鎮江竹林寺、蓮花洞、龍噴水諸地所產。其孔穴似太湖石，皆非太湖島嶼石骨。」

博物要覽：

「太湖石產蘇州府洞庭湖，石性堅面潤，而嵌空穿眼，宛轉險怪。有三種：一種色白；一種色青黑；一種微黑黃。其質文理縱橫，連聯起隱，於石面遍多坎坳，蓋因風浪衝擊而成，謂之彈子窩。叩之有聲，多峯巒岩壑之致。大者高數丈至丈餘止，可以裝飾假山，爲園林之玩。」

姑蘇采風類記：

「太湖石出西洞庭，多因波濤激噴而爲嵌空，浸濯而爲光瑩。或縝潤如珪瓊，廉巖如劍戟，矗如峯巒，列如屏障。或滑如肪，或黝如漆。或如人、如獸、如禽鳥。好事者取以充苑囿庭除之玩，此所謂太湖石也。」
眞太湖石既難羅致，又非常人所能辨識，故有製以贗鼎，從中取利者。
長物志：

「石在水中者爲貴；歲久爲波濤衝擊，皆成空石，面面玲瓏。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廣作彈窩，若歷年歲久，斧痕已盡，亦爲雅觀。吳中所尙假山，皆用此石。」

素園石譜：

「平江太湖工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置急水中春撞之，久久如天成，或以煙薰，或染之色。色石今不常見。昔曹魏起景陽山於芳林園，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於太行（見孫盛魏春秋），

爲色石疊山之濫觴。

齊東昏侯造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見東昏本紀）。

癸辛雜識云：「俞子清

園中，羣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流泉。」斯又巧於意匠者矣。

計成園冶於掇山一章，言之特詳。

其論太湖石，以消夏灣者爲極品。

其選石列崑山、宜興、龍

潭、青龍山、靈壁、峴山、宣石、湖石、英石十餘種。

計成論峭壁，與李笠翁所說頗有出入。

計成

之峭壁，直立靠牆，以粉壁爲紙，以石爲繪，其旁雜植松、柏、梅、竹，收之圓窗，宛然鏡遊。

笠

翁峭壁，則若築牆，蔽以亭屋，仰觀如削，與窮崖絕壑無異。

計壁重平面，而李壁重立體，實各盡其

妙也。

業疊山者，在昔蘇州稱花園子，湖州稱山匠，揚州稱石工；人稱張南垣爲張石匠。

疊山之藝，非

工山水畫者不精。

如計成，如石濤，如張南垣，莫不能繪，固非一般石工所能望其項背者也。

論石專書，宋有杜綰石譜，列一百十六種。此外尚有宋宣和石譜及明林有麟素園石譜（版畫七）。

大抵描寫峯巒，圖說並列，供有牛、李、米、柯之癖者神遊，非闡疊山之旨者，其去園林，蓋已遠矣。

沿革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園林不屬宮室建築之範圍。當時所謂園，如詩云：「園有桃」，易云：「賁于丘園」，亦不過爲果蔬產地，非專作怡情養性之所。直至前漢，董仲舒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士之有園，此殆先河。仲舒之園，疑非居室以外另地經營，不過堂前隙地略植花草，故一下帷而園即不見。庭中栽木造園之法，實遍於全世界。日本至今猶稱園爲庭。歐洲中古時代，僧寺爲一綫光明之地，經堂四合，中留方庭，滿種花木菜蔬，卽寺園也。歐洲園林乃由此脫胎焉。

吾國歷代私園，每步武帝王之離宮別館。秦、漢上林，由來久矣。楚靈王之章華臺，吳夫差之姑蘇臺，假文王靈臺之名，開後世苑囿之漸。非用以觀象，而用以宴樂。鄭康成云：「園：今之苑。」然漢苑鳥獸草木之外，兼有觀閣魚池。是苑乃古之靈臺、靈囿、靈沼集合而成也。

帝王苑囿，無代無之。秦、漢規模，既已大備，曹魏又有芳林園，吳孫皓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南朝宋有樂遊苑，齊有新林苑。隋煬帝營江都有平樂園。唐有芙蓉園（曲江）、杏園。宋徽宗營艮嶽。元世祖造園上都，又修萬歲山於大都。明建西苑。清初康、乾兩帝屢次南巡，倣效私園，經營熱河。又於北京興築圓明、長春、萬春三園。圓明至有「萬園之園」之稱，馳譽西歐。流風所被，致使拉丁庭園之規則布置，由均衡對稱，丕變爲英倫之十八世紀自由作風。影響所及，可謂遠矣。孝欽傾一國之精華，建頤和園，艮嶽以來，未嘗有也。

以漢之盛，僅志梁王兔苑，梁冀山池，袁廣漢建園北邙，哀帝爲董賢起山池臺榭。西晉石崇，營別業於河陽。此時江南未聞有私園。直至東晉，吳郡始以顧辟疆園稱於時。吳縣志謂其遺址至宋已不可攷。謝安及會稽王道子營墅築第，樓閣山池，竹樹林列。江左遂蔚爲園林之數。高僧慧遠，結蓮社於廬山，謝靈運爲築臺鑿池，實爲寺園之濫觴。其後又有匡山劉慧斐離垢園、建康沈約郊園、洛陽張倫景陽山及茹皓天淵池。然北朝私家園林，雖具規模，究不若江南池館之幽明雅淨，系人深思。庾信之小園賦，所由作也。

唐李德裕建平泉莊於洛陽之南，周四十里。裴晉公又築綠野堂於定鼎門內，日與白居易、劉禹錫觴詠其間。宋之間有藍田別業，王維有輞川別業。後之文人雅士，遂競以倣效輞川爲高。維所作輞川圖，亦代有臨摹。白居易營白蓮莊於洛陽，又結草堂於廬山，並記云：

「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臺，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圻而已，不加白。……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

樂天隨時隨地爲園，取其精神，而不拘於形式。其視園，有如藥石自攜，以醫鄙俗；有如飲食勿廢，以養性靈。非若後世士夫之亭臺金碧，選色徵歌，附庸風雅，玩物喪志也。

盛唐、北宋，物力殷阜，海內承平，私家園林，遍於雍、洛，爲炎夏避暑勝地。畫墁錄：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

李格非記洛陽名園，數逾二十，率多宋構。其承唐舊者，有松島，在唐屬袁氏；有大字寺園，在唐屬白樂天；有湖園，在唐屬裴晉公。唐末，園池盡廢。李氏論曰：「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

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之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

開封園池，按楓窗小牘所載，著稱者十餘，滿布城中，不以名著者，在宋約百十，不能悉述云。

宋時江南園林，萃於吳興。葉氏石林，其尤著也。

眞州東園、海陵南園，歐陽修皆有記。

東園

廣百畝，爲稀有巨構。後百餘年，陸游過其地，已半荒廢（見陸游入蜀記）。

蘇子美滄浪亭在蘇州城

南，爲吳越孫承祐舊圃。梅聖俞晚年更造園鄰右。蘇子美、歸有光皆有滄浪亭記，其地至今勿廢（版畫一、二）。

蘇州又有五代廣陵郡王金谷園故址，入宋爲朱伯原樂圃，即今環秀山莊。

朱勗綠水園，

今餘遺址。

宋南渡後，湖山歌舞，粉飾太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蔚爲園林中心。

除聚景、

眞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壺諸御園外，私家園亭，爲世所稱者，據湖山勝概所載，不下四十家。

嘉興有岳珂倦圃，入清歸曹氏，嘉慶時荒廢，改屬陳氏，重葺而後，竟毀於兵火。

崑山有盛德輝

倚綠園，已不復存。

孝宗時，范成大歸隱石湖，並作初歸五湖詩誌之。

齊東野語：

「范公成大晚年

卜築于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因地勢高下爲亭榭。」紹興沈園，本放翁舊遊，遺跡尙在。

理宗時，賈似道有「再造」功，賜杭州御園酬之。似道得園，改名後樂。

夢梁錄：

「西泠橋即裏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臺危樹，花木奇秀，燦然可觀。有集芳御園，理宗賜與賈秋壑爲第宅家廟。」

元初歸安有趙孟頫蓮莊。

元末，無錫倪瓚築清閬閣、雲林堂。

常熟有曹氏陸莊。

蘇州有獅子

林（版畫三）。獅子林疊石，歷兵火而猶存。

明正德間，無錫秦氏築鳳谷行窩（今寄暢園、版畫五、六）；嘉靖時，蘇州有徐氏東園（今留園）、王氏拙政園，上海有潘氏豫園（版畫十二）。四園屢經重修，今仍存。他如蘇州徐參議園、王文恪園，上海顧氏露香園、陳氏日涉園，今均湮沒。惟明季蘇州天平山范文正墓旁構園，清高宗賜名高義莊，今猶未廢。光福之東庵草堂，本明季徐鏡湖別業，今歸吳氏，稱為華園。金陵明初有徐達園邸，入清改稱瞻園，屬藩署。王世貞遊金陵諸園記，列舉三十有五，實江南巨觀。其所述西園，改建後為今之愚園（版畫十五）。太倉園林亦多至十餘，而以王世貞弇州園為最著，今改為汪氏半園。他若離贅樂郊，早已不考。南翔宋時曾有怡園。迄於明末，則有閔氏猗園、李氏檀園及李氏三老園，時稱「三園」。李宜之有三園記。檀園李流芳所構，清初已失所在，惟猗園迄今尚存。南潯為吳興巨鎮，舊有曉山園等數家，亦已早圯。紹興青藤書屋為徐文長故宅，內有八景，數經易主，現猶未廢。華亭林氏素園，清初歸周氏，今已不存。崇禎間，計成擅造園之藝，遊於士夫之門，晉陵吳氏、鑾江汪氏、廣陵鄭氏，皆有所為園，惜乎遺跡至今不留也。

江南園林，創自宋者，今欲尋其所在，十無一二。獨明構經清代迄今，易主重修之餘，存者尚多，蘇州拙政園，其最著者也。

北方私園，自宋南渡後，無可述者。元建大都，士夫稍治園林，如趙禹卿匏瓜亭，惟規模甚小；張柔環水築榭，即今保定蓮池。至明而燕京私園始興。米氏一家，至有三園。燕都遊覽志載米家湛園在苑西，漫園在德勝門，勺園在北淀，皆仲詔所構。勺園附近，又有李氏清華園。其餘權貴園林，不下二十，滿布城中，而東城佔其半數焉。

清初海寧陳氏隅園，又名安瀾（版畫十），以康、乾二帝南巡駐蹕而著聞海內。道光間漸荒廢，

惟十二樓新葺。樹石蒼古，池荷萬柄，梅花蔽日。咸豐被兵，遂成焦土。清高宗曾倣其制於北

京，即萬春園之四宜書屋也。英法聯軍火後，已不復存。杭州小有天園，舊名壑菴，汪之萼別業。嘉

慶中方議售，旋逢太平戰役，今日僅餘荒草。高宗倣之於長春園內，亦毀於英法聯軍之役。

杭州私園別業，自清以來，數至七十。然現存者多咸、同以後所構。近且雜以西式，又半爲商賈

所棲，多未能免俗，而無一巨製。俞曲園（樵）主持風雅數十年，惜其湖上三楹，不出凡嚮。蘇、

杭並以風景名世，惟杭之園林，固遠遜於蘇矣。

嘉興清初有朱氏曝書亭，其後鄰即李氏南園。今王店仍存朱亭殘蹟，有朱竹垞手植槐。南園則自清中葉後卽爲菜圃。

揚州自六朝徐湛之築園，至宋有歐陽修之平山堂，寶祐間，又有壺春園、萬花園。明末鄭氏兄弟

有四園，而以鄭元勳影園爲最著。揚州因清初康、乾二帝數次臨幸，又兼地當交通之衝，爲文人大賈

之所萃。上已修禊，十里栽花，歌管遏雲，園亭夾岸，一經駐蹕題詠，引爲殊榮，踵事增華，歷時四

紀。所謂八家花園者，除影園外，卽：王洗馬園、卞園、員園、東園、冶春園、南園、篠園是也。

八園之外，尙有二十餘園，詳見揚州畫舫錄。九峯園（卽南園）、倚虹園、趣園，最邀高宗睿賞。

然揚州園林，純屬點綴太平之物，以乾隆四五十年間爲極盛。時八方無事，淮海宴如；廿四橋之紅藥

猶繁，十二樓之新聲未罷。乾隆十六年以前，袁子才遊平山堂，仍「長河如繩」，「旁少亭臺」（見

子才序揚州畫舫錄）。序又曰：

「自辛未歲天子南巡，……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陞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鋪紛矣，苑落則麟羅布列閑然陰閉而霽然陽開矣。猗歟休哉，其壯觀異彩，顧陸所不能畫，班揚所不能賦也。」

揚州畫舫錄：

「乾隆二十二年，高御史開蓮花埂新河抵平山堂，兩岸皆建名園。」

浮生六記：

「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雖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卽闢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此。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

揚州城內，除南園外，載在履園叢話者，尙有七園。小玲瓏山館，並見畫舫錄。片石山房疊石，傳出石濤手。

自來園林蔚興，未有如斯時揚州之蓬勃突然者。而其衰滅，亦有如轉瞬。至道光中葉，揚州又荒涼如故。蓋帝王之踵不至，鹽商中落，江淮汜濫，以致歌舞銷歇，珠簾泥土。今惟平山堂、小金山爲舊勝。其得以僅存，應歸功於僧守。虹橋衰柳，白塔斜陽，明月無恙，邗江匿跡。以比當年之綠楊城郭，午日畫船，今昔之感，遊者所不盡知也。

如皋明季有冒辟疆水繪園。清初袁枚往訪，已無陳跡。見隨園詩話。又有汪春田文園及綠淨園，分爲南北，中隔一溪，有橋可通。道光初年尙存，見履園叢話。文園，戈裕良所造也。

清乾隆初，袁枚購江寧隋織造園，改稱隨園，在小倉山。距小倉山不遠，明焦茂蔭建園，亦稱隨園。二百年間，事亦巧矣。俞樾謂袁子才以文人而享園林之福數十年，古今罕有。其園因山結構，有如梯田（版畫四），惟今日已無跡可尋。金陵劉夢芳營半野園，與子才往來相唱和。李笠翁芥子園、周氏春水園、仇氏倉園、李氏繼園、湯氏琴隱園，一時稱盛，今皆蕩然。

常熟在明季有瞿氏東臬草堂，但已早廢。清初張南垣爲錢牧齋造拂水園，今已湮沒。燕園有戈

裕良所疊假山，尙完整。其餘諸園，則清中葉後所造。

吳興昔時園林雖盛，今則不彰。吳興園林記述宋時私園，多至三十。今僅陸氏潛園及城南沈氏義莊，足資遊賞。滄桑之速，有如是者。然吳興園林，今實萃於南潯，以一鎮之地，而擁有五園，且皆爲巨構，實江南所僅見。龐氏宜園，其鄰卽張氏東園。劉氏小蓮莊，與張氏適園相去不遠。覺園已就荒廢，前四園則完整。吳門之外，此當首推矣。

無錫太湖諸園，創自辛亥革命以後，惟梅園乃清初徐氏桃園故址。私家祠堂，小有園亭之勝者，亦有三四，然實當推寄暢爲最著焉。

江南園林，論質論量，今日無出蘇州之右者。自顧辟疆以來，其間陵谷變遷，興廢易主，難以數計。至咸、同兵禍，遂一蹶而難再興。自明迄今，蘇州私園，見諸記載者，不下七十。東園、拙政園，既發軔明代，按吳縣志，紫芝園、真趣園、延祿園、塔影園、芳草園、怡老園，皆明構而今不存者。西蹟山逸園，清初程在山所築，袁枚嘗訪之（見隨園詩話）。沈氏懷雲亭，始自乾隆間，後歸周氏，改稱樸園。顧榮溪息園、顧嗣立秀野園、蔣深繡谷（繡谷傳爲王石谷所造）、陸闢亭涉園，俱見履園叢話。大抵起自康、乾，至道光中葉而猶不廢，咸豐兵燹之後，遂蕩然無存。虎邱一樹園，乃戈裕良爲任兆燭造，後歸孫星衍，旋改祠堂。木瀆居靈巖、香溪之間，山川明媚。靈巖之西，在明有王氏秀野園，後歸韓氏，改稱樂飢。畢沅靈巖山館，嘉慶時歸蔣氏，沅又得徐氏水木明瑟園。他若耐久園、遂初園、怡園，皆木瀆勝跡，而或荒或廢，隨他園以俱盡。今僅嚴氏羨園，劫後獨存。

現況

南宋以來，園林之盛，首推四州，卽湖、杭、蘇、揚也。而以湖州、杭州爲尤。明更有金陵、太倉。清初人稱「杭州以湖山勝，蘇州以肆市勝，揚州以園亭勝。」（見揚州畫舫錄）今雖湖山無恙，而肆市中心，已移上海；園亭之勝，應推蘇州；維揚則遽館露臺，蒼莽滅沒，長衢十里，湮廢荒涼。江南現存私家園林，多創始或重修於清咸豐兵劫以後。數十年來，復見衰象。「猶有白頭園叟在，斜陽影裏話當年」，可爲本篇詠矣。

蘇州

拙政園（圖版壹）在裏、齊門之間，本唐陸魯望故宅。在元爲太宏寺。明嘉靖初，御史王敬止因寺基爲別業，名拙政園，後歸徐氏。清初爲海寧陳氏所得，又以添設駐防兵，改爲將軍府。駐防旋撤，爲兵備道行館，嗣爲吳三桂婿王永康所居。康熙十八年，改爲蘇松常道署。缺裁，散爲民居。乾隆初，蔣誦先購之，起爲復園。袁枚爲蔣姻家，屢住斯地，觴詠極一時之盛。嘉慶中，池館蕭條，改歸查瞻餘，得還舊觀。嘉慶末，質於吳氏。道光時，何子貞過其地，則亭臺已多欹倒。咸豐間，爲太平軍所駐，今筆華堂諸地，傳爲李秀成治事之所。太平後，易爲江蘇巡撫署。同治時改爲八旗奉直會館，因而日就荒廢。蓋咸、同之際，吳中諸園，多遭兵火，今所見者，率皆重構。斯園得以幸存，數十年來，並未新修，故墜瓦頽垣，榛蒿敗葉，非復昔日之盛矣。惟談園林之蒼古者，咸推拙

政。今雖狐鼠穿屋，薜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剝，反覺逸趣橫生。正門內假山雖不工，而有屏障之妙。遠香堂居中，四顧無阻。東北空曠，自多山林；而西南曲折，北望見山樓，實爲全園點睛。布置用心，堪稱觀止。愛拙政園者，遂寧保其半老風姿，不期其重修翻造。按嘉靖十二年，文徵明曾作拙政園圖，共三十一景。道光十六年，戴熙復將文圖各景，收歸一幅，其大體與今日猶未多乖（圖218）。斯園雖屢易主，意者舊制尙不盡失也。其西割爲葉園，今屬張氏稱補園。東鄰故爲明季王氏歸田園，已蕩無一物矣。

獅子林（圖版貳） 在城東北隅，去拙政園不遠。元至正二年，稱菩提正宗寺。僧維則好奇石，疊爲假山。至正二十三年，朱德潤作獅子林圖；洪武十八年，倪瓚作圖；翌年徐賁作圖；清初查士標又作圖。朱圖、查圖惜未之見，倪圖但寫大意（圖一），獨徐圖較爲詳盡。寺於洪武初併於承天能仁寺。嘉靖中爲勢家所佔，僅存彌陀院。萬曆時收復，賜名聖恩寺。清乾隆二十二年，賜改畫禪寺。獅子林原爲佛宇，人稱倪瓚疊石固非，謂爲倪之別業更非。按園林部分，與寺隔絕，當在明、清之際。清初易爲黃氏涉園，高宗效其制於北京之長春園，又倣造於熱河避暑山莊，卽文園也。兩地今僅餘遺址。獅子林亭臺久廢，疊山雖存，亦殘缺垂危。後歸李氏，近屬貝氏。除大部假山外，殆皆新建。不特證之倪圖，景物全非，卽徐賁圖中，亦僅一二相似而已。斯園主體，全在疊山，堆鑿鬼工，湖石奇絕，盤據蜿蜒，占全園之半。惜屋宇金碧，失之工整。園外卽祠堂住宅，並附有學校。

留園（圖版叁） 在閶門外。明嘉靖間，徐泰時東園故址。園東北有東園街，昔稱花步里。萬曆間，袁中郎稱「東園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清嘉慶時，園爲劉恕所居，名寒碧莊。道光三年，經營始成，人呼之爲劉園。恕性愛石，園中聚奇石爲十二峯。光緒二年，盛旭人購之，

易名留園。後又增拓東西兩面，經營十餘載，蔚爲東南園林巨觀。園分三部，中部爲涵碧山房，老樹陰濃，樓臺倒影，山池之美，堪擬畫圖。大而能精，工不傷雅。東部以冠雲峯（圖108）爲主，乃明徐氏東園舊物。水石臺館，皆以「雲」名之。措置適意，勝境天成。戲臺部分，已劃出園外。西部有丘陵小溪，便於登臨，富有野趣。園內裝折鋪地女牆，各盡其妙，而以鋪地爲尤。山石亦非凡品。自公開遊覽後，修繕之餘，未改舊觀，更不可謂非林泉之幸也。

環秀山莊（圖版肆）

汪氏耕蔭義莊，亦稱頤園，在景德路。本五代廣陵郡王錢氏金谷園故址。

入宋歸朱伯原爲樂園。

元時屬張適。

明成化間，爲杜東原所有，後歸申時行。

清乾隆時，蔣楫居

之。現有假山，出自戈裕良手。

下有洞，上置亭。其所作洞，即前章所謂「頂壁一氣，成爲穹形」

者也。環以小池，微似拳勺，而風味殊勝。

畢沅繼蔣氏有此園，旋歸孫補山。

道光末，屬汪氏爲義

莊。咸、同戰禍，頗有毀傷，光緒中重修。

現久經駐軍，裝折四散，濶澤不流，幸假山完整，花木

扶疏，兩亭一舫，猶可登臨。

西部劃爲義莊，南部廳堂，曾一度散爲民居。

怡園（圖版伍）

在護龍街。本明吳氏園舊地，清末收藏家顧鶴逸所築，俞樾爲之記。

西爲義

莊，東爲園，今日園門，在尙書里。

住宅在園外；過雲樓藏書畫處，結構頗精。

園內西北堆山，東

南多水。劃分庭院，善用曲廊，不泥於直垣方角。

可自怡齋一帶，假山荷池，稍似留園，而全局則較

疏曠。園中題詠，多用集句，曾有單行本。

惠蔭園（圖版陸）

即安徽會館，在玄妙觀東，本明歸氏園。

清初易爲韓氏洽隱園；乾隆十六

年重修，有小林屋最爲勝境。

後歸倪氏。

咸、同之際，損傷過半。

同治五年，屬安徽會館，改名

惠蔭。

翌年又購入西北隙地爲山池，共成八景。

園之南部，高下曲折，洞壑幽深，上置重閣。今之

樓雲處，即小林屋一帶地，昔日之琴臺猶存焉。

稍北方池圍廊，敞軒數進，漸就凋敝，有待修補。

西園（圖版柒）

在閶門外，距留園甚近，爲今寺園中著稱者。本明萬曆間徐氏西園，後捨園

爲寺。

崇禎八年，建戒幢律院，園居其西。咸、同兵火，寺園均毀。今寺雖重新，而園未全復也。

園之主眼，在放生池。亭立池中（圖39），有曲橋達兩岸。岸西荒蕪不治，近放生園。東岸有四面

廳及長廊，與羅漢堂比鄰。

瞿園（圖226）

在閶街頭巷，宋史氏網師園故址。清嘉慶間，園中芍藥與揚州並稱。道光時

瞿遠村增構之，遂稱瞿園。

後歸吳嘉道，又轉而歸李眉生，旋屬張廣建，改名逸園。園東部有廳數

進。中部假山荷池，古木參天。西部劃爲住宅。

吳中多園宅遠離，即比鄰亦高垣隔絕。獨此處園宅兼

俱。園雖非巨構，而典雅古潔，則別具一格。

自李氏迄今，主是園者，多爲畫家。據林泉之勝，

養丘壑之胸，至足羨也。

滄浪亭（圖版捌）

在城南。吳越孫承祐築園其地。宋蘇舜欽得之，建滄浪亭，後歸韓世忠。

元、明之際，變爲僧院。嘉靖時，釋文瑛復建滄浪亭。

清康熙間重修，後毀於咸、同兵火。同治十二

年再建。

今改爲美術專門學校校舍，園中屋宇，漸易舊觀。園外曲水當門，石梁濟渡，園內一勺而

已。沿水盡設廊牖（圖28），內外兼顧。不築高牆，自無畛域，可謂別具匠心者矣。

羨園（圖版玖）

在木瀆王家橋側。清道光八年錢端溪所築，稱端園，並自爲記。

端溪能詩，

蓋隱居不仕者。

木瀆故有潛園、息園，咸豐兵燹，俱成灰燼。惟端園獨存，旋歸嚴氏。

光緒二十八

年，重葺一新，號爲羨園。今之友宇書屋及延青閣等處，皆端園舊勝。

北臨田野，登樓憑窗，遠矚天

平，近望靈巖，極遊目騁懷之致。

園內布置，疏密曲折，高下得宜。

木瀆本多良工，雖處山林，而

斯園結構之精，不讓城市。惟失修已久，日就頹敗。

此外尚有遂園，在景德路。清康熙間慕氏所構，後歸席氏，又歸劉氏，現復易主重修。可園與滄浪亭對門，今爲省立圖書館。虎邱靖園，即李鴻章祠。城中尙有三四小園，已散爲民居，而私人宅第之附有園亭者，蓋比比皆是矣。

揚州

揚州現有園林，分集於城北及南河下。南河下各會館，多小有軒池，而以湖南會館（棣園）爲著（圖31）。相去不遠，即爲何園。

何園爲揚州私園之最大而仍存者。住宅在東部，中部正廳，院落重重。西有洋式房屋三排，其後即園林部分，稱寄嘯山莊。園爲何芷勛所建，垂五十年，亭臺失修，益以駐軍，荒圯日甚。山池以外，爲戲臺花園，徒見昔日梨園藥欄之盛，主人久已移居滬濱，遊者不禁生柳老堂空之感。

徐園與小金山相對，爲近年所建，與文獻無關，僅有清高宗題倚虹園石額，按即倚虹園原址也。

鳧莊，築於島上，在法海寺前，本陳氏業。地位殊勝，惜屋宇傾倒。

平山堂，蜀岡在宋有大明寺。慶曆八年，歐陽修爲堂於其偏。江南諸山，拱揖檻前，故名平山。

「文章太守」之雅構，後人仰慕風流，迄今千年不廢。惟清康熙間，平山堂重建，已非原址。乾隆元年，平山堂再建，並爲園於堂西，規模至今仍之。高宗南巡，改寺名爲法靜。

他若鹽運使署，亦有園亭，年久未修。揚州市廛巨廈，多就隙地爲山池，與蘇州相似，然已蕭條

零落矣。

常熟

燕園（圖版拾）

在北門內靈官殿旁，清康熙時台灣知府蔣元樞構。乾隆間，歸同族蔣因培。

戈裕良爲疊兩山，東南隅用湖石，西北一山則用黃石，而湖石山實絕勝，世所稱燕谷者也。道光間，錢叔美爲蔣因培作燕園八景圖（圖2）。咸豐間，園屬歸氏。太平之役，稍有毀傷。光緒中葉，售於張氏，即今主人隱南先生也。先生親爲嚮導，述園之歷史，且曰：「歸氏既售園，盡撤其中題詠匾聯，攜之俱去，至今園中乃不存一字。」浩劫不滅於兵火矣。

壺隱園

在西門內西倉橋，本明陳氏第。清嘉慶中，吳曼堂得之，築爲亭臺，後又得明錢氏南

皋別業故址，增拓園池。

今園屬丁氏，久已荒廢，局鍵爲常。

虛霏居（圖224）

在九萬圩，本明錢岱小輞川故址。清光緒時，曾之撰鑿池構屋，俗稱曾園。近已有西式住宅夾雜其間，一部並改爲茶肆矣。

他若寧靜蓮社，本名水吾園，後歸趙氏，今屬盛氏，重修未竟。

臨。

北門外菱塘沿澄碧山莊，爲沈氏近構，少蒼古之致。之園屬翁氏，頹敗最甚，不可涉

上海

內園（圖版拾壹）、豫園

上海邑廟，有東西兩園，東園即內園，清康熙年建。

蘧資買去。

道、咸之際，兩遭兵劫，相繼修復。

太平之役，駐英、法軍，多所摧毀。

乾隆間，錢業民國九年，

重復舊觀，仍屬錢業公會。園占地止兩畝，曲折高下，盡能如意，實小園傑構。豫園本明嘉靖間潘允庵所構，即今萃秀堂一帶地。方廣四十畝，經營二十年。現有九曲橋、九獅亭，皆屬其範圍。清乾隆間，園售於邑廟，因已有東園，遂稱西園。重葺而後，數次兵燹，與東園共之。同治年再修，早失豫園本色矣。

也是園 在尙文門內盤和路。本明喬氏南園。旋屬李氏，更名也是，後又改爲樂珠宮。光緒間曾三次增易，近又爲官廳修改不少，惟舊存部分，仍不失爲古雅（版書十三）。

九果園（圖版拾貳） 清光緒間吳文濤所構，在曹家渡。占地雖小，而位吳淞江岸，形勢頗勝。惜被雜居割據，穢敗不堪。園有果樹九本，故名九果園，亦名吳園。

他若徐園、半淞園，已淪爲商賈爭利之場。哈同愛儷園及周氏學圃園布置，中西夾雜。李氏滬西吾園及從溪園，今均不考。漕河涇黃氏園，經營方竣，亭臺修整，惜缺古木繁蔭之致。

無錫

寄暢園（圖版拾叁） 明正德中，秦金建園惠山，曰鳳谷行窩。園本僧寮，舊名南隱。金沒，園歸族孫梁，旋歸梁之從子燿，改曰寄暢園。其後園遂分裂。至曾孫德藻又合併改築，張鉞爲疊山；鉞，南垣之從子也。清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數駐蹕於此，高宗並倣其制於京師清漪園東北隅，名惠山園，即今頤和園中之諧趣園也。高宗所做江南私家園林，惟此猶存。清初姜西溟記寄暢園，稱其「古木清渠，澗舞澄泓。」故傳老樟有千年者。惜咸、同兵火，澄池嘉樹，鞠爲茂草，近稍修復，非似昔日之盛矣。

太湖諸園，如梅園、錦園、蠡園、漁莊等，皆由邑人成自近歲，續有增補。除漁莊外，多參雜西式，混以水泥，殊可惜也。

南翔

猗園（圖版拾肆）

在廣福禪院西，本明閔氏園，布置出朱三松手。後歸李長蘅，旋屬長蘅從

子縉仲，猗園之名始著。

清乾隆初，葉魏堂購而增飾之，名古猗園。

乾隆末，入城隍廟為靈苑。

嘉慶中，曾經重葺。

太平之役，多所損毀，同治七年修復，近改為公園。

乾隆間，沈元祿記猗園謂

「奠一園之體勢者，莫如堂，據一園之形勝者，莫如山。」堂曰逸野，登之則「一園之勝，可得而攬其大凡。」惟記中所指「曲廊十數楹」、「孕清亭」、「采香廊」等，似在園南，今已無跡可尋矣。

南翔其他諸園，僅小有亭榭，大部悉為花園。

太倉

半園

舊弇園也，在隆福寺西。

按婁東園林志：「王弇州為園七十畝，有長溪、三山。」今

園小而屋宇夾雜，舊日假山，僅存一撮。

南園（圖 225）

本明王錫爵園，其孫清初畫家時敏增拓之。有二峯曰簪雲、侍兒，係移自弇山

園者。

嘉、道間重修，咸豐時毀於兵火。

同治間，又次第修復，並移安道書院於此。現屋宇破舊

不堪，久未修繕。

亦園

蔣氏所構，精雅為一地冠，近改為醫院，漸易舊觀。

嘉定

秋霞園 在城隍廟後。先是明有龔氏園，後屬汪氏。清雍正四年，歸邑廟爲靈園。其側有沈氏東園。乾隆中，與靈園並，卽今秋霞園也。

雪園 屬胡氏，爲近構。銳意雕鑿，人力太勝。其他一二私園，因朽舊而終年關閉矣。

南京

愚園（圖 228）清同治後，南京新起園林，今猶存數家，以愚園爲最著，卽胡園也。園本明徐氏西園故址，後歸吳氏。清光緒初年，胡煦齋就地之高下，置亭館數十所。園在鳳凰臺花盞岡東南。南有大池，周以竹樹；北部疊石爲山，嵌空玲瓏，迴環曲折，頗見經營之妙。然久失修葺，疊石雖存，已危不可登。

瞻園 有二：其一爲清初秦澗泉在武定橋東所築，早圯；又其一卽今之瞻園（圖版貳拾），本明初徐達中山王府西偏小園，在大功坊。清高宗南巡時曾駐蹕於此，題曰瞻園，並倣其制於京師西郊長春園內，卽如園也。瞻園昔以石勝，傳係宣和遺物。有廳曰靜妙堂，前後方池二，有溝可通。咸、同戰後，景況全非；湖石且有先後散入鄰園近宅者（圖 3）。
頤園（圖 217）在城南磨盤街，清同治間梅纘高建。纘高爲梅曾亮猶子，將其先世書畫之散失於太平戰役者，復爲收集，築食舊軒於園中而度之。今亦稱蔡園。

煦園（圖 229） 卽清兩江督署之西園，本明初黔寧王沐英宅第，一度爲太平天王府。此外有張侯府園，在城東，清初張勇建。清末歸李氏，旋贈張氏。商園臨八府塘，爲清江寧織造府舊園，所餘山池無幾。有棟亭，傳爲曹雪芹寫紅樓夢處（圖 227）。

廬山

半繭園 在東城橋北，本明嘉靖時葉氏春玉園，其後嗣增拓，改稱繭園。清初園析爲三，葉氏族入割其半葺之，稱半繭園。旋歸陸氏。乾隆中，併入新陽邑廟，嘉、道間重修。園中小有堂前有寒翠石（圖 230），爲宋王氏快哉亭舊物，蘇東坡曾題識之。元時屬顧德輝之玉山草堂，柯九思曾見而下拜。清嘉慶八年，移石於此。

杭州

皋園（圖 221） 在清泰門北，本明隆慶間金學會別業，故又名金衙莊。清初，嚴沆割其半築園，自稱「古樹當軒，流泉繞戶」（見東城雜記），實當時湖山異境也。嘉、道間，園歸章氏，又屬嚴氏。同治以後，改爲局署。園中老樹甚多，屋宇多已改造，舊存部分，如滄浪書屋等，亦屢經重修。紅樂山莊（圖版拾伍） 在花港觀魚側，爲高雲麟別業，故稱高莊。或云：園係彭玉麟爲高氏所築，以酬舊誼者，故匾額題詠，年代均在同治十年以後。

汾陽別墅（圖 222） 卽郭莊，昔之宋莊也。在臥龍橋北，濱裏湖西岸。有船塢；西式住宅，僅占一角。園林部分，環水爲臺榭，雅潔有似吳門之瞿園，爲武林池館中最富古趣者。

金溪別業（圖版拾陸） 在金沙港，係唐氏祠園，又稱唐莊。祠成於清光緒間，復於其東北爲園亭。惟年久失修，將歸湮滅。

水竹居 在丁家山下，卽劉莊。近重葺一新，爲湖上別業中最大者。可分爲祠、墓、園、宅諸部，又劃一部爲旅舍。

漪園 在雷峯西，明末白雲庵舊址。清初汪獻珍重葺，易名慈雲，復增構亭榭。高宗南巡，賜名漪園。現已荒圯。

以上諸園，除皋園外，皆爲咸、同兵火以後所建，且皆靠裏湖。三潭印月在蘇堤東小瀛洲，有三角亭、萬字廊。孤山公園圖書館、博物館一帶，高下爲園；博物館卽昔之文瀾閣，閣前山池頗精。西冷印社與此連爲一氣，同爲孤山遊賞佳地焉。

南 潯

宜園（圖版拾柒） 在鎮東，清末收藏家龐虛齋所構。東南角爲家祠，西與張氏園第比鄰，南半亭榭曲折，北半荷池開朗，別具一格。南潯雖多大園池，無能與此爭者。朱祖謀題園額云：「春宜花，秋宜月，夏宜涼風，冬宜晴雪；景與興會，情與時適，無乎不宜，則名之曰宜園也亦宜。」況周儀宜園記稱：「園主人善書畫，精鑑藏。構園之始，規劃不經師匠，一樹一石，自饒畫趣。」殆計成所謂「七分」者也。

東園 在宜園西鄰，清末張定甫構。有荷池，臨水築閣，曰綠繞山莊。

適園（圖 219） 在南柵新開河，清末張石銘構，本明董氏園舊址。園有大池，分內外兩部：

外園有石山迴廊，內園有四面廳土山。玉蘭花樹爲鎮中最大者。

劉園（圖220）在南棚萬古橋西，清末劉貫經構。池廣稱十畝，即古之掛瓢池。園有西式住宅，頗爲刺目。北部爲義莊家廟。池之南岸，有屋曰小蓮莊，人因以名園焉。

覺園在鎮南，園中兩池南北並列，屋宇又雜用日本式及西式，地大而無曲折。南棚又有劉氏留園、崔氏桃園、梅氏述園。述園爲太平戰役以前所闢，餘則皆清光緒中葉創始也。

吳興

潛園 在東門內，清末陸心源構，有荷池、山石、亭、橋、樓、閣，但少曲折之致。

驚塵別墅 在橫塘，清末沈鏡軒捐築義莊，因葺斯墅，其子擴而大之，稱沈氏義莊。市中又有丁園、潘園，皆近構，而以花木著稱。

嘉興

煙雨樓（圖版拾捌）在南湖中，四面環水，乃五代時廣陵王錢元璩所建。南宋寧宗時，王希

呂重修。明嘉、萬間，增填淤土，構築亭榭，並拓臺爲釣鯉磯，開放生池名魚樂園，遂成勝地；萬曆

十年石刻猶存（圖209）。清初康、乾兩帝南巡，數次重修，並倣其制於熱河之避暑山莊。咸豐年

毀於戰火。同治年後，稍有修築；民國以來，始復舊觀。惟與清初煙雨樓圖（版畫九）相較，則

當時正門，適在今寶梅亭下，居全部最後。今日正門向東北，係乾隆間重修改建。晁采館清課云：

「嘉禾郡城皆水，煙雨樓當高阜之勝，瑯臈綺閣，四面臨湖；其妙在煙雨拂渚，山雨欲來時，漁船酒輶，微茫破霧，但聞櫓聲伊軋耳。」然煙雨與樓臺之妙，純爲詩人幻夢。清高宗壬午臨幸，未逢氣

候之巧，故御碑題詩，有「自過江後總開晴」之怨。樓之有賴於煙雨者，蓋南湖水狹，四望皆岸，甚少極目丘壑、汪洋無際之感，惟朦朧雲霧、山色有無中，始覺近於理想耳。

落帆亭（圖版拾玖）在城北杉青閘。開建自宋，有吏舍及亭。明天啓末重構。清光緒六年重修有記云：「亭名落帆，肇自南宋，歷朝修葺，記詳載志，庚申……，禾郡爲墟。」落帆亭及其前之疊山，爲杉青閘精萃；酒仙祠則在範圍之外。

城中有寄園，淪落不值一顧矣。

曝書亭（圖223）在嘉興王店梅會里，清康熙間朱彝尊構。嘉慶初，阮元過訪，易亭柱爲石而重修之。道光間又重修兩次。咸豐年間，未遭戰火。同治五年重修，於亭後置三楹。宣統三年又重修。近漸就荒廢，仍由朱氏子孫守之。其東鄰爲南園故址。

按江南城鎮，隨地有園，惟雅俗軒輊，或品題見遺，志乘不載，鄉里罕知，致訪者迷焉。昔人爲記，多醉心於文人韻事，而忽於實地情形，往往園已成墟，而猶詳述亭池，歷歷如繪，似若諱言其不在者，斯蓋不如無書也。前舉各例，約計五十，皆現存園林，而處交通方便之地者。著者每門開直入，間因介叩扉。或一遊再三來，或盤桓不能去。雜考志乘野史筆記諸書，其有姓氏沿革可按者，證之傳聞，記其約略，而尤於文士藝人之所居，三致意焉。至於園亭屋宇名稱題詠，及經營位置，品評與會心，則有待讀者扁舟蠟屐以從事矣。各園大多爲傑構，而有保存之價值，第訪遊不周，有所遺漏耳。此外青浦城隍廟側有曲水園，吳江城隍廟東有共怡園，宜興城隍廟亦有園，嘉善有東園，松江有醉白池，皆可作半日之徜徉，一時之憑弔也。

雜識

吾國小說描寫園林最詳盡者，當推金瓶梅與紅樓夢。金瓶梅作者，有曰爲王元美，確否不具論。

然元美太倉人，太倉於明末固富於園林者。元美自構弇山園，大七十畝，中有長溪、三山，極亭臺之勝。今汪氏半園，卽其地也。金瓶梅載內相花園有云：

「但見千樹濃陰，一灣流水。粉牆藏不謝之花，華屋有藏春之景。武陵桃放，漁人何處識迷津；廣嶺梅開，詞客良辰聯好句。端的是天上蓬萊，人間閬苑。……下橋步入園來。……慢慢的步出迴廊，循朱欄，轉過重楊邊，一曲茶蘼架。趲過太湖石松風亭，來到奇字亭。亭後是繞屋梅花三千樹，中間探梅閣，閣上名人題詠極多。……又過牡丹臺，臺上數十種奇異牡丹。又過北是竹園，園左有聽竹館、鳳來亭，匾額都是名公手蹟。右是金魚池，池上樂水亭，凭朱欄俯看金魚，像是錦被一片，浮在水面。……又登一個大樓，上寫着聽月樓，樓上也有名人題詩，對聯也是刊板砂綠嵌的。下了樓往東一座大山，山中八仙洞，深幽廣闊，洞中有石棋盤；壁上鐵笛洞簫，似仙家一般。出了洞，登山頂一望，滿園都可見到。」

以上所述，與園林佈置之旨暗合。初入園，有朱欄迴廊，漸見亭臺，然后到池，而以樓及假山殿後；登其高處，顧盼全局，由小及大，由卑至高，斯經營位置之定律也。

紅樓夢之述大觀園，則間以批評。著者曹霑（雪芹），世居江寧，今八府塘棟亭，卽織造府舊園，好事者遂稱寫紅樓夢於此。其第十七回有云：

「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銹脊。那門欄窗格，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文理，不落富麗俗套。……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

何趣？」

按今蘇州滄浪亭及拙政園門內假山，正爲此也。所述粉牆水磨，並無塗飾，亦切合江南園林體制。又紅樓夢述寶玉論「天然」一段，詆吾國園林矯枉過正、造作牽強之弊，曰：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鄰邨，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

王元美語陳眉公云：「山居之迹於寂也，市居之迹於喧也，惟園居在季孟間耳。」蓋人之造園，

初以巖穴本性，未能全失，城市山林，壺中天地，人世之外，別開幻境，妙在善用條件，模擬自然。

惟雅俗之間，工拙立見。或人力太勝，或真假懸殊。論者每病中國園林，過於造作，不若西洋公園

富天然之美。惟吾國園林，多依人巧天工，有如繪畫之於攝影，小說之於史實。李笠翁所云「未有真

境之爲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是也。豈中國園林之道，其造詣爲較高耶非耶？然數千年來東

西因文化之不同，哲學觀點之懸殊，加以生活習慣之差異，吾國舊式園林與詩文書畫，有密切之關係，

而自成一系統，固不可與另一系統，作不倫之比擬也。

金陵瑣事云：「姚元白造園，請益於顧東橋。東橋曰：多栽樹，少造屋。園成，名曰市隱。」履

園叢話載無錫李芥軒構浣香園，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樹。袁學瀾構雙塔影園於吳中，自

爲記云：「吳中固多園圃，恆爲有力者所據。高堂深池，雕窗碧檻，費資巨萬，經營累年，妙妓充前，

狎客次坐。歌舞乍闌，荆棘旋生，子孫棄擲，蕪沒無限。殆奢麗固不足恃歟？今余之園，無雕鏤之飾，

質樸而已；鮮輪奐之美，清寂而已。」此則不特少造屋，且所造者，亦僅止白屋青扉。文人之園，固

當如樂天草堂也。司馬溫公獨樂園，堂不過數十椽，臺不過尋丈，曰菴、曰圃者，不過結竹杪落蕃蔓草爲之。李文叔謂其所以爲人欲慕者，不在於園。莊周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晉簡文亦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翫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園林之傳，既不在大小繁簡，亦不在久遠。蓋園林壽命，僅樹石較長，屋宇若任其頹敗，則不過三五十年。此則賴達者觀萬物之無常，感白駒之一隙也。昔袁子才臨終時，期隨園得再保三十年，於願已足。賴二子愛護，五十餘載，景物如新，卒毀於太平江寧戰役。李德裕營平泉莊，臧子孫曰：「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又曰：「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慮之遠而謀之深，徒見其昧於盛衰興廢之數而已。俞樾曲園隨筆云：「曩在京師，許文恪公召飲於其養園。文恪曰：冉地山侍郎，嘗病吾以楊木爲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視此屋，可支幾年。冉曰：不過三十年耳。……未幾數年，公歸道山，屋固未圯而已易主矣。余在吳下築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圃，名曰曲園，率用衛公子荆法，以苟字爲之；或慮其不固，余輒舉文恪語以解嘲焉。」園林之轉瞬凋敝，其故在此。然非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之謂也。蓋閑雲野鶴、適意娛情之物，固不必如廟堂歷百世而不毀耳。

文昌雜錄云：「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鑽天園林，反不傳於後世。或有豪貴佔地爲園，富者遊樂，貧者以失生計。清波雜誌云：「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魚德曰：西園與東園，景緻如何？德曰：東園佳木繁蔭，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帝王有所興建，則爲禍更烈。南齊廢帝見民家有好樹美竹，輒毀牆拆屋而取之。

日本小堀遠州爲園，與主人約三事：一、不吝勞費；二、勿急求成；三、未成之前，不可蒞觀。今試與吾國昔賢爲園之旨對映。不吝勞費，或富貴者優爲之，文人則「清風明月本無價」，有時竟不費一錢。司馬公獨樂園，新剏井亭，乃園丁積茶資十千所建（見昨非庵日纂及人譜類記）。清吳綺歸隱江都，園無不治，凡索文與詩者，以花木竹石爲潤，不數月而成林，因名種字林（見清稗類鈔）。爲園勿急求成，「成」者，非必朝營夕就也。山石亭池成矣，而花木仍有待，蓋楊柳雖成蔭，而松柏尙侏儒。且石徑之苔蘚未生，亭臺之青素刺目，非積年累月，風剝日侵，使漸轉雅馴不爲功。東坡書雪堂曰：「臺榭如富貴，時至則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蓋斯意也。園未成時，不可蒞觀，卽成後主人亦不宜常往，始得奇趣。遊客入園，景物皆新，經營布置，悉出意外，主人亦應如遊客置身境外，若看畫圖。日本庭園，古無苑路。中峯本禪師詠天目詩所謂：「只堪圖畫不堪行」者也。董其昌兔柴記云：「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一則寓園於畫，一則寓畫於園，蓋至此而園與畫之能事畢矣。董又記云：「……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遊者，賓主誰分？」司馬光獨樂園詩曰：「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園成而猶有蒞觀不得之憾者，蓋亦多矣。

造園一藝術，遊賞又一藝術。世說新語：「晉王子敬自會稽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逕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僨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不以屑意。」又：「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微、獻兄弟，同一簡傲，而主人卑倨不同。續世說云：「袁粲爲中書令，

領丹陽，……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聚率而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笑語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主客之間，固不應如是耶？
雲林堂，清閨閣尤勝，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人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爲贄。給曰：適往惠山；翼日再至，又日出探梅花。其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其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閨閣，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去，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是又客恭而主傲矣。
履園叢話云：「嘉定有張丈山者，以買遷爲業，產不逾中人，而雅好園圃。鄰家有小園，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許。張恚甚，乃重價買城南隙地，築爲園，費至巨萬金，署曰平蕪館。知縣吳盤齋爲作記。遂大開園門，聽人來遊，日以千計。張謂人曰：吾治此園，將與邦人共之，不若鄰家某之小量也。」以爭意氣而築園，實屬創聞，與人共之，應爲常例。
邵雍詠洛下園詩有云：「洛下園池不閉門，……遍入何嘗問主人？」賀知章詩：「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李龍眠值休沐期，每載酒出城，與同志三三人，訪名園蔭林爲樂。李笠翁自謂遨遊一生，遍覽名園。惟錢泳兩至杭州皋園，均爲門者所拒，則亦有遇有不遇也。清末俞樾，凡江左園林，多其遊踪，間題詠作記。金壺七墨云：「吾歐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擇其最勝者而憩焉，誰謂斯園之不我屬乎？有園者局於一園，而吾乃百十其園。」范仲淹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

園林之制，每有欲變幻莫測，競奇闢巧者。南齊文惠太子經營園囿，慮上宮望其樓觀，乃造遊牆以機巧開合，障蔽遷徙，須臾立辦（見南齊書）。馬可勃羅遊記亦載，元世祖上都御園，有竹殿可以折合自如。或謂此殿本開封宋宮舊物。元末常熟曹氏有園，嘗召倪瓚往看荷花，瓚登樓，僅見空庭而

已。既飯別館，復登樓，則俯瞰方池，已荷花怒放，鴛鴦游水。倪大驚。斯蓋主人預蓄盆荷數百，庭深四尺，通以小渠，花滿決水灌之，復入珍禽野草，有若天然。類此機心立異，早失園林旨趣矣。

東軒筆錄：「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會如此作鬧。」晏殊以宋西垂之糜爛，比唐獻宗之中興，其粉飾太平，諱言民瘼甚矣。無憂國憂民之思，豈宜享臺榭泉石之樂？且在朝如此，在野何獨不然？唐薛能詠宋氏林亭云：「地濕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行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欲種田。」齊景公欲比先王遊觀之樂，晏子以省耕省斂對。謝疊山云：「遊園圃而思畎畝，覽花草而記農桑。」斯真得治國愛民之旨矣。

三輔黃圖載漢苑有百子池，爲高祖與戚夫人遊宴之所。夫帝王歌大風而思猛士，圍棋擊筑，不事耕織，吾輩豈不能引古人嘲劉季句云：雕房「亦是閒丘壘，他日誰知與仲多」耶？園林無題詠者絕少，獨揚州何園、常熟燕園，不見隻字，遊者頓覺有所失。蓋題詠非特喚起逸興，抑亦點綴亭榭之要素。

李笠翁所謂「大書於木，懸之中堂……匾取其橫，聯妙在直」是也。笠翁自創聯匾，有蕉葉、此君、碑文、手卷、冊頁、虛白、石光、秋葉八式。皆宜天然，無穿鑿痕。燕園不見匾聯，前既述及（三三頁）。何園則以久駐軍隊，早已取匾聯爲薪，紅木傢具，亦同遭劫運，曷勝浩歎！

近人李印泉嘗稱蘇州三絕，爲文衡山手植簾、汪氏義莊（即環秀山莊）假山及瑞雲峯。簾在拙政園進口處（圖 207），汪義莊假山（圖 115、116）爲戈裕良所疊，瑞雲峯（圖 103）在織造府。

江南名峯，瑞雲之外，尙有縹雲峯及玉玲瓏。李笠翁云：「言山石之美者，俱在透、漏、瘦三字。」此三峯者，可各占一字。瑞雲峯此通於彼，彼通於此，若有道路可行，「透」也。玉玲瓏四面有眼，「漏」也。縹雲峯孤峙無倚，「瘦」也。米海嶽（元章）論石，亦曰：「瘦、漏、透」，一「縹」字而縹雲之風骨盡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字而石之千態萬狀畢矣。瑞雲峯俗稱小謝姑，高三丈餘，朱勔所致。勔敗，棄置荒野。明初陳氏得之，運自太湖，座忽沉沒，僅存其峯。旋爲烏程董氏所購。閭門下塘徐氏，富堪敵國，與董聯姻，董以此石贈嫁。載至湖中，舟覆，全力挽之，座隨石而起。徐置之半邊街東園中；乾隆四十四年，移於織造府西行宮內（見同治蘇州府志及停雲吟草），卽今振華女校址，石立池中。玉玲瓏江南有數峯，其兩峯傳爲朱勔所遺。一在杭州，本包氏靈隱山莊舊物，沈氏以百夫之力，致之庾園，後歸龔氏，又歸姚氏（見浪跡叢談及履園叢話）。又其一卽今日所習稱之玉玲瓏，置於上海豫園香雪堂前者，上刻「玉華」二字（圖39）。王世貞謂其秀潤透漏，天趣宛然，爲隋、唐時物。今石雖無恙，但曾一度爲蓆棚竹籬所掩。縹雲在今石門福嚴禪寺，本明末吳六奇贈查佩璜者。道光間，爲蔡氏所得，置之禪寺，兵燹之後，巍然獨存（見庸間齋筆記）。石高七尺餘，下築石臺（圖42），孤立園中，荒煙蔓草，寺則重葺一新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江南园林志 —

作者=童？著

页数= 4 7

S S 号= 1 1 3 2 6 3 8 5

出版日期= 1 9 6 3 年 1 1 月第 1 版